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候補道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二 集部

滄溟集卷十九

明 李攀龍 撰

記

太華山記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髙五千仞其廣十里盖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宫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迆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滄溟集

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其仄輪牙也厓絶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畎新發諸枒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繘垂罅中之繘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

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巳茹則齧膝也足巳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刻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刻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蹬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蹬首南行厓如前刻中屬耳甎耳矣三里而近為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搠領須騎行者矣雖令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

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跋馬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磩不可以穿繘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冐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荚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於此横道而處踰之為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

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詰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鍔于雲臺峯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溼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冪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摶上宮東

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折折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為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繘纚纚也欲度者先握繘自懸厓中乃跖厓自汰令就繘不得繘還跖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繘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

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為棧而銅柱陿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為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館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為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

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二峯望中原見黄河從塞外來下窺太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令王葢先懐世子幸之遂使為家令焉以屬令王懐王庶長晚為世子且卒矣懿王又薨房闥嬖臣各欲立所親倖以及時締主為已力取富貴論議洶洶令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懿

王喪見今王宦者某乃爲王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光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爲利其孰能說之某時屬名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今王矣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王狀者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

自失矣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習接賓客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懷世子旣卒所以為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今王又無外家强宗其府中事一切受懿王宫監裁抑仳𢿘如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懿王即朝亦遽去不得言其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恩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它變傾身為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為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

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狗於國中豈為負先君言哉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其曰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為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郤之謀然事以危焉由是而論宦者某則是能有履鞮之智而行以荀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為文學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為蔚

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立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偻後焉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為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為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顏閔之具也愈嚴為頌愈近

綿蕞之戲不然持説相難嗣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為六藝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為文學微言以諷詩之為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劒術之士未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為兹厚於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覲信伯所為薦於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説上則獨以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即其主

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濶自嫌也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所欲此於文學奚當馬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即質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京師歸而伏思穿几凡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嘗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即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嗜

飲食偷儒憚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此介石書院所為偃之室從以二君子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為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為四世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不弔

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為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舥於篚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為皆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為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憯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為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即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

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公謂御史段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為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禁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為解也大夫實云畏此璽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

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州諸郡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降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蕢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巳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効於君筭纔官錢九

百餘緡而城高丈有尋方廣若干丈各門馬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為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令中丞某也攀龍弱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且三十年此無他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為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龔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所蕩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為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

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為儲糈餉供億於某所令足待變矣豈為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葢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

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壯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令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

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趨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閾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

門嵎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牽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驢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内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縣制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嵎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隷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停障積阻烽火傻游已難為卒又況

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巳權生變巳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埸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内

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儆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為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掎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䡖而夾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為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

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歴城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隷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舉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曁有事境土者令咸賔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産公至比災厲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為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占租役必先以簿正常與它沃壤地偕田瘠歲朕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

之孅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
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
而汙萊為子孫憂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土之
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
送迎畀求同費舊一以委諸編户歲數十家以分聽其
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六
七邑百姓無不若相與赴戮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
席為幸而不知其産蕩然矣户户轉趨傾覆以積倉為

累不饑為諱蜡臘相祈庶幾無斯役弘治間加緡八百金民車至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三百金滌清之塗罕轂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筭事列諸兄弟之邑得裁五百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偫得轉相為用冗壞即移置勿有糜棄焉法甚便以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值而橋索所羨餘五六十年敝政一朝嘉與百

姓日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見弘治之舊
郡大夫以上令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畀百姓晝日
晉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
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亹亹問疾苦必竟辭
嘗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
閻忘蒸照之心月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
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
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

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乎悦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公名淑勵太原之盂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録云

歴邑岱畝絲枲則賦維灤沮洳汙萊迴錯昭兹海藩我庸景附凡百執事咸襄侯度租役薦繁凋瘵罔顧汔可以康無艱國步公始莅止霓望方殷維時多罹百務孔

棼疲夫載路壑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衽席遊及引割
恢乎為紀渾兮以容内諳臧否期被允濟懲兹勵巳雖
貫則仍弗憚改為雖遷善急慮動若疑襲弊未袪善將
安施乃第坵畝墽瘠是甄磽田沃税比屋以薪欺謾避
課靡郡匪民原隰以清井地用均澤及子孫世業莫湮
一都之會既詒我肆絡繹齊郊戢人節使供億送迎入
境取遂東秸不修王章斯墜編户轉給趨相告匱疾首
赴役積倉為累吏畏其威南陽朱季平筭列邦我獲受

賜張公為政樂不可支曰茲出納實存有司矜此赤子
勿違農時什器儲偫來工肆成杪歲上計昔縮今贏亨
有公牢覯無私幣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蠹政一朝
自替市野喁喁庶新多制晝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
苦必盡忠告四載官邸窺園無跡兼照窮閻幽光潛晰
寄命百里視諸一堂童蒙知名擬之龔黃謹庠申義父
母爾師孌彼七士鴻漸于逵九罭有歌公歸無所稱最
銓階揚績當宁栢臺繡裳其忘東土蔽芾甘棠受天之

祐不朽者仁以報名杜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為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為用也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為用也公既治歷城踰年而使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輒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於斯役相隷莅相承也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為之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藝極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會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百姓兆民惟正是供而令無即於隳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敢為是匪經以侈厥度亦唯是役亦唯是莅功令典籍輕重布之爾敢何異之有即有豐歉不庭不虞之患爾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懐生之念而百姓兆民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佞緦緦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實欲之以委之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

惛以非我寧謝不敏敝邑豈敢有愛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實生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令實有民而委之諸長吏其謂令何其無乃撤其寧宇而剪為逋逃以自棄其衆百姓兆民將望望然挺險而走其轉於溝壑何辭之與有若由是相為臨長自顯庸也尚將惴焉有不敢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大衆其未可棄也人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既已父母子弟將自至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既以藝

極則浸漁不行而貧者勸役蓋嚮然於我有各相為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佞在此猶尚逋逃人不懷生又從而徼之纍焉而使即事於縶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為也若不然我去而反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令吾之視爾於斯不困於役不置於莅也而邑由以舉安百姓兆民無能為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有榮施乃歸絳蓋公為歷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惴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

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之知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

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為人令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為營峴者以若效爾大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為樂耳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既激滍淯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

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於今利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悦山川之所動盪勲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為明計之所為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有所防北有所備芻粟膠滯飛輓縱絶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南與北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

北交檄力百倍吳畫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笞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漼涓零桂不啻涓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為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何為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為羊叔子杜元凱與不

能哉彼且曰百歲後瑰傀猶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為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為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乎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為自勝者婉矣為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我師也出處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黿鼉之諭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

峴也則托龎公於二君子矣

重修肥城縣孝里鋪記

按察使周公為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鋪鋪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令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為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為諸大夫有司之所憩而賔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屬在敝邑其若

諸大夫有司若賔客使者之辱在不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將肥之褊小介於長清平陰之閒而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也而援以自觧四十年於兹假道者暴露慁者舍於隷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埸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自七月至於九月而鋪成視先大夫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庋矣以慁諸大夫有司以假道賔客使者膳宰致

飡候者為導長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為盟主業孰與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猶是鋪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為功無亦曰二邑之蔿荻自愛曽不遺一甓者蹠鑁又何執事之不間矣錢君既修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鋪承敝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劭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五嶺盤其北陶山據其西視郡城為外屏焉國家分十戶所守禦其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堠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王師今安可使從高

臨下而窺以不逞之心無論五嶺之爲踰備矣邑人大中丞李公蓋嘗憂之謂令令吳江錢君曰此焉不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參政行部過肥子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日畧基趾分財用具餱糧三月而集不愆於素堞凡若干所爲雉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

險之義乎與其動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霞土而土堞之如塗塗附天之陰雨亟潰亟暵孰若延石之永逸也是攝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一貫之

虧卓彼巖邑何畛何楨三人同心乃成此城

內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羣士也學何田以羣士於禮也士相覿以羣而䝉禮由羣邪也今豈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虆梩不掩則其顙泚曰吾何有於為士也風俗之道士為政令尚何敢謂無恒産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業巳羣使日盻盻焉佔畢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余往按部內丘至民間所謂漢孝

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黄金事名矣嗚呼曩令巨
時能自託於士何至欲殺其子以食母為孝也今又何
敢謂内丘之無能為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歳有常賦其
士足計也匍匐有喪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
其富與其禮而又為之宴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
媮快於為士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
也凡八區東南北壇地各十二畝邑厲壇地一畝南四
里鋪地七十畝南宋家鋪地八十畝東四里鋪地十八

畞中丘驛地四畞凡二百五畞余始按圖得之既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為學田而具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曰王者得志於地則華苹盛也漢在元封芝生甘泉宫帝作齊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所謂九莖連葉回復此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綺

夏之徒有伯夷之餓於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
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薖矣夫芝𤣥氣之精也因腐朽
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商山哉張子其先中
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瑾意三挫之不偃也奸燕既薙風
紀茂遂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豈本
遠條世麗東土祖孫奕葉棫樸之英十人每兄弟詠集
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曄曄弟道士林縈之冲和漸於家
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嘉靖丁未春芝産子含之堂者

五以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裔矣若車蓋矣丹章而紺理其葩云以引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玄黍𪓟祥鹿瑞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即不欲宮童効異又何限崔嵬逶迤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輿乎子含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隠見之間矣聖天子方肇玄禋緌明賜天下日濡旱麓之教賢才敷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中丞公孫子含曾大父行也堂構裒矣澤欲翦矣藜藿登卿相遺蓬蓽一畝之宮子孫荒圮欲不守者屢矣子含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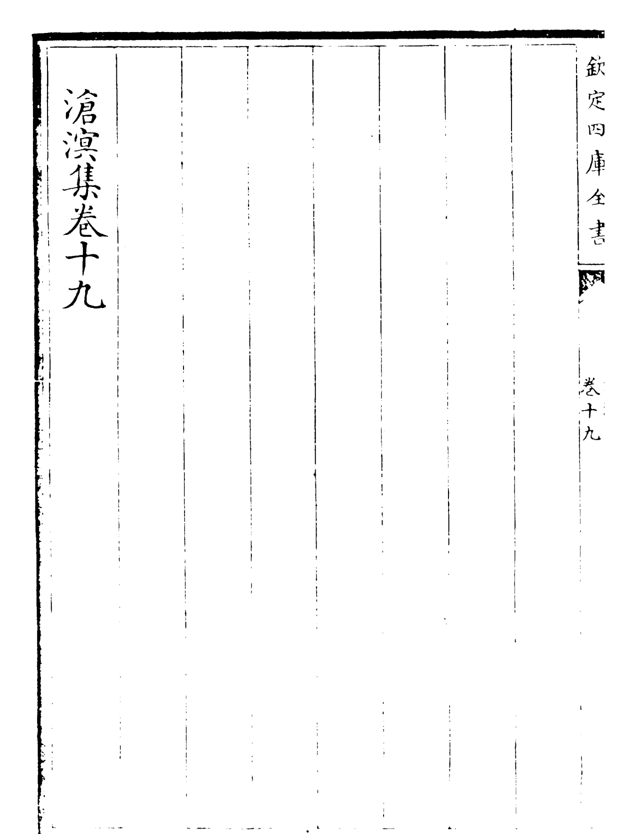
然以在我有豊芑之謀出私苴以肯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人以知有中丞宅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芝是中丞之土未敞而我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東强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東强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

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眉而藥餌起之葬者匍匐衾紼婚者拮据羔鴈也夏月孔暵行者道暍河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埸圃以蔭息其木下壺漿餓䔍廚傳過使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以社以方穀臧農慶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禦菑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髦乂作敏主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為淫祀哉東强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交雜於路悲歌少年慷慨相

向即加饑饉必多暴子弟何可無寔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劉君為一閭右家令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其中則棲託之迹重而流移逋逃欲為不逞者沮於嫌忌之勢矣



滄溟集卷十九

滄溟集卷二十

明 李攀龍 撰

傳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有直聲聞於朝廷改監察御史以疏尚書鋐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為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為之故給事中某公不與為之矣

雖欲屬焉不能也兩人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瘮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天子之祝官歲時聞上覬復收我者為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公又守吳郡郡别駕某所治逋租者獄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得者三百人公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乃寢之徐某者既以其

貲為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隂事署而揭之逆御史君
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遣中公廉知其為署某隂事者
某也曰兄不義而䄂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巳髡
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為利大冠若箕日沾沾
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
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求毘陵
郡錢六千緡與之巳而給事中舉奏司寇免之並奪毘
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為令自

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哉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既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失不為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禄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欲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吾二人存也且為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不若諸生必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嘔之就蓐焉是得毋匏瓜

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亦惟從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産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亡何施予徧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産猶治也葢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𥙷濡與羣處然恥夸昆雖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閈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憊庶幾與里門故舊遇諸塗何可

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儛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一之為冒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公是時已封御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儛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之食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饜若將終身雖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為婦時也豈以吾兒為不能事

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豈之推之後邪晉之多賢由來逺矣子夏既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轂麤糲安步里閈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在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佚罵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舉厭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伐檀之

風焉其論為儒非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母固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來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效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意蓋因以為訓也既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廹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質行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長輿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久之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遊大人以

成名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

終安能嘔嘔為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羣兒

取糈自食乎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

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

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闕問許公

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髙耳闕彼皆籍

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

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

劍刺君矣少年家頗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名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日高會數問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共具曰里中少年豈不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公既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爲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佯不問一日袖

四十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吾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然歲入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諸兄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中公蓋再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無為解焉公嘗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為享利吾予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不忍為也公蓋

慕吳監門卒之為人而游於酒哉朋友相覿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未嘗不為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長興令召公公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為陂誠得瀦水高下更相受溉可令畝一鍾何憂暵哉城南諸田即患苕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築令廣一二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地為池可養千石魚即雖汙邪且不失芆牧其中獨

奈何棄百世之利不為乎公既口晝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時時以干旄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即有從季子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為夜灑掃早帳具至旦不倦葢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為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為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百頃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百世

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老居間者終不語令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為長者如此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家人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幸逮事王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奚賴焉其為王父母供具一視父鎬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執王父母

喪父鎬無不如已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辦也長公既收弟仲於維揚而為季有室以託姊子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葬不能喪者如其弟仲筐篚賻賵至無暇日不為厭焉長公出入邑屋少年輒自避過而與之言則趨婦姑勃磎不出梱閾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其妾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執火

竟夕身傳匕劑其妾顧以此無間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敢重如此先是長公值槖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徵亡者亡者至謂長公曰槖中裝都科也將輸縣而先門假寐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遠矣然此其地也長公曰此其地固在索之豈遠乎即舉以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

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質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覆而輒見其寃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笞之長公曰憲司豈少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笞之不猶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府方為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禨賢者慼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護之可與立哉及覩所畀亡者槖中語其調笑疏於叱詈舉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得我又何可啗以利也有是驛吏尿難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矣夫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余時為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為鉅鹿郡明年

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史必直
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雅巳聞次翁為人翁名尚智字哲
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
年除薊之義豐驛馬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為孔道次翁
乃簿正厨傳篚使諸走約客至當御者往蓋三年所車
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詰對幕府矣再
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尉譏客出入明年棄官歸
太原屬使君巳舉於鄉視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矣一

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為質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少不視産而長翁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巳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嘗不譙讓之豈為第五氏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倣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故里

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顧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徼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詞官方貴幸余所為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鉅鹿之所為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移蘇州太守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産即在驛塾諸驛在闕塾諸闕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卒業為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為使君亡慮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

舉進士不十年三為大郡視橐俸笥中二金寶朒矣廉吏何不可為哉余惟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誠曰莫途窮奪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為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為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狡亦徒為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

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子孫稍遷歙之傳谿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凡五世為兆義兆義生政景皇帝時用鹽筴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免顧槖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亢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關智即百金不猶

當奇勝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游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為閭里率相矜以賈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使我得稱長河循吏子吏

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卒以卓異聞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君所為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還休寧營萬安里而老焉縣大夫舉賔射必迎公公彊為出竟不再然閭里朞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為解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

歲巳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爲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賔射不再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

汪從龍傳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禄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邑之澘川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為從兄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於客訃至輒往僦而輓以行盡僦乃焚櫬裸諸櫝錫相襲也槖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於舟龍輒夾繞舟舟相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常物為解有槩几澤

可以鑒者十具以沈猶是也有丹沙煥如熛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而衆愈益恐時道壽偎伏莫敢動即再索舟中念與櫝俱沈耳尋失光所在汔濟衆弗察其所負者枯骨矣道壽生庚應庚應生政和令賢賢生文�文暎生從龍從龍家自道壽以來四世同居從龍嘗為叔文暭行質子錢家治其婚既已責遂并舉其母所遺篋中裝授焉緘識如故也葢暭七歲而孤其父以篋中裝二千金屬文暎比授之日已十有八歲暭不知之也再

從叔昞議且異産而疑文�私焉乃索四世所遺者四千金於從龍從龍視其遺實無金而衆愈益譟乃徐發其槖中書數劑以示衆某之産若干所某所之值若干金凡八千五百餘金人人倍其遺也衆復恐從龍卻取其倍者輒舉抵於從龍然惡又不能二千金從龍曰先君子業已領家政而産幸人人倍今舉抵以難我不為先君子受此抵即公等何以明不私初道壽與其兄同産而兄輒自鬻於程氏擅不與值吳孺人請則引手而

斷孺人鼻終不與值後程氏復以售諸其祖賢令所舉抵故斷鼻之情豈論其不能二千金乎乃受抵而衆遂異產蓋百有五十歲而後備四世之業以報斷鼻之怨成孝子慈孫之志云嘗於京口夜夢僧而旦得鍾百金易之歸而置諸邑時為郡諸生即守若令無不長者遇之矣頃之以太學生為山東布政使理問嘗榷稅太山供客閒太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宫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

計簿簿構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宮構具署纔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嘖嘖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宮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為用即諸祠次第舉矣與其分作而觀望孰若合力之致期是役也有程材無淫物有稱事無譎工埏人為火齊甿而鍪焉諸家所不習執齊上下漫無可稽從龍一日而得其技則相與謝不敢為奸雖察察務得情然實無他腸歙俗儉視公費如

出諸囊中耳凡四年徙為益王府審理有五子各以一經為諸生云

李于鱗曰覯從龍自少與其父俱見苦為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及起為吏榷稅太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裁不下鉅萬誠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雖欲學吾術豈告之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徙金陵再徙吳門家世服賈

云隱君即嘗挾筴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終不欲數數佔畢問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喜曰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巳然我則不暇頃之乃如京師與燕趙游閒公子為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跕屣蹹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之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朝廷何以稱焉而胡為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葢朞年屬父元平公病

則隱君心動趨歸家抵毘陵遇盜請槖中裝隱君懸槖覆諸地顧主記記諸故人所齎問遺其家者某若干并委之無怯色盜以君雍容睥睨故久立徼察君君亦恐有他謂之曰吾既已裝單槖舉矣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腆千金由將不足以免之即逢蒙視詘要撓膕身質以謝追吏小禮何所用兩斫我為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齎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創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槖中亡恙矣然實已請

去創起視記償之為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為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不啻若自其手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然終不為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為用屬有天幸鬬智智勝爭時時會谿是兄澇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佚閒矣居間田池之樂歲時祭祀進釀飲食被服自通也起塾於家日洒掃治具度可供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晚尤好山水往往

在虎丘石湖間為厨傳廢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即其方返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

李于鱗氏曰王生往為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奇士也久之仲子以諸君所為隱君者列傳言屬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皐伯通之倫與亡論封股薦母稱篤行君子即弱冠游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所取焉烏氏倮一鄙牧長今安得抗禮萬乗事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

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為閭里率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具庶幾賢豪長者適我仲子故奇士其所由來遠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井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叅議鸞孝行表里門臨漳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内則孝經大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四旣彌月

生子礪甫凡三十二年而礪甫舉進士除長清縣令入為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言節婦狀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身相勸也託孤為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無巳慼慨經溝瀆自謂永訖計畫無復之耳無

論形虧而行立之為無以自全即身亡而孤存亦為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不可知猶為重遺之矣既阻厲饑匍匐拮据更依父兄輒貽不淑天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為辭是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礪甫人為余言母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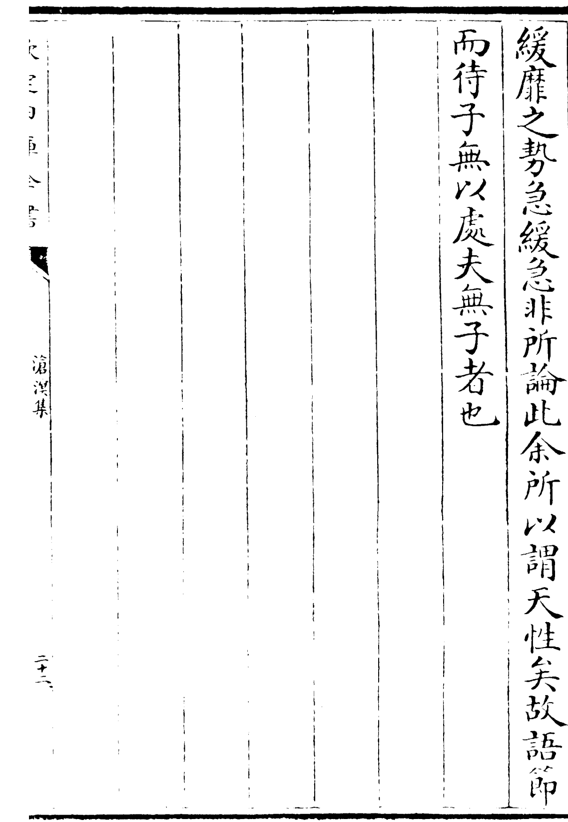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

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為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值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養如姑意駡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若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㢓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若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

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哀絰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視有父而悖若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

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
居何家之無子舉産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
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絶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娭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
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
子今聖天子明下詔厥高行見褒朱幡而守建昌者孤
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
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為一訖計乎勸之勢



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滄溟集卷二十

滄溟集卷二十一

明 李攀龍 撰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濬字子泉蓋梁散騎淹之裔有諱湖者自棗強徙濟南西門外負郭巷方水而居焉至今稱江氏之池云湖生秀復徙城東四十里許杏園因占籍歷城

秀生太學生得辛得辛生洽洽生璘璘生燦燦娶任氏生君君生十八歲為邑諸生正德己夘舉於鄉嘉靖乙未授直隷真定縣知縣縣有黠少年朿石槖中而假宿館人旦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館人笞掠無所得君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其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伏罪而君稱神明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從幸承天除道滹沱河檄有司造

舟為梁覆土其上列檻屬之而大駕以渡蓋自知縣
時腹畫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
吏虜再入寇遂皆以捷聞賜俸一級衣四襲銀若干
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某及奏池州知府柯
某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解遷太原
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母太恭人先是
晉宗人其禄以萬數將軍中尉而下躬自簿計郡庭
紛不可問君為之約曰使我戔馬一宿有藴蔵詰朝

相見也自後宗室干謁是懲而仰給自遂至今便焉有聘女而其子甲卒者欲以妻其子乙其女既已改適則誣以為聘者乙也而訟之君徵得其情命以後壻之聘三十金償前壻家協矣及逮按察使則奪以與乙其女而致令夜縊衆蓋益直君有其子不孝以屬君欲殺之則箠而示之病不一也乞原則又謬為不可者以數苦其慈而重貽之德久之乃釋其子卒為善士又謂君有仁術類不可測如此云又三年遷陜西按察司副

使整飭洮岷邊備凡一年歸濟南凡十有五年而卒蓋嘉靖甲子七月二十有四日也距生弘治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八歲恭人郭氏泗州同知夔之女年二十二歲歸君贈太恭人之年封恭人封恭人之明年卒於官實嘉靖戊申九月二十九日距生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君嘗語人曰恭人歸我蓋三十八年盥櫛未嘗干日也子男邑諸生如錦一人孫女適郭維藩者一人適鄭申者一人先是恭人自太原

藁葬郡城東七里鋪南某年月日葬君於杏園祖兆東南五十步恭人祔焉蓋用君所自卜兆云志曰今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御史再按畿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仕宦至二千石出守大郡遮留踰代分泉西檄秉憲一方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帶一第沮於自効謂不可覬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而縣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是為銘銘曰

莫致之其孰尼之莫畀之其孰寘之是器是容是幟是從寧蹐馬是託勿適焉是獲約不劑能格不制才庶有開於將來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琴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蓋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思溫者自東平避亂於郡之天馬山因家焉是為濟南始祖

云思温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娶馬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龍窺頭於牖抱尾於堂者諸生咸辟易走君不動但曰我獨何靚焉頃失二龍所在諸生繇是咸奇君亡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於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竊喜益自負年二十二舉於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以贈君喪歸乙未起家授翰林院國史編修修宋史校皇祖御製文進經筵講官明年上昭聖慈皇太后尊號得贈贈君編修

戊戌分校天下士明年謫開州判官身勦巨寇安自强之亂量移大名大名有段生者報罰𦁐馬金也輒斥使去門下而郡中廩廩矣尋擢南京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乙巳入賀遷四川布政使司叅議䕶上川南道治雅江上游並大度河古流沙之域先是都蠻之叛守臣檄兵討焉輒為所抗君至乃罷討都蠻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酋稽首謝請内屬如故庚戌再入賀遂拜陜西按察司副使分廵西寧道明年屬征羌兵既出

道遇暴風起於車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舍掌吉而就紅崖乎乃趨紅崖羌果至迎擊之大破其衆二月晦復戰於紅崖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戰戮其酋長寫爾定數輩而羌平屬北虜旁塞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戸李堂齎牛酒往風其王俺荅不亥曰君移部乃直武威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候望寒苦久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首幸不屯備南山即所請朔方騎士

亡慮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驍卒萬人羌降兵萬人不合將馬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彊也即諸羌願合陘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虜無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項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黄羊抵黄羊則君在焉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往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厓是役也斬首數十級并斬肯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其

官家居十餘年而卒宜人者處士瑛之女贈贈君之歲封孺人君為郎時贈宜人宜人生十九年歸君歸之日君舉於鄉已兩月矣自以不得衷禍事君子蓋終其身無間言君自為宜人誌令不具列焉君卒嘉靖壬戌七月十二日生於弘治甲子十月一日宜人生正德丁卯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丙午二月十七日子一人時楝郡諸生先娶金氏蘇州知府城女繼娶王氏某州判官寵孫女女四人一適應州知州馬應奎子班亦郡弟

子員與時棟俱宜人出其許聘舉人耿尚文子熠某縣學訓導袁霑子夢庚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熠者封宜人李出也孫女一人王氏出未聘卜某年月日合葬於紫青山之陽余往在闗中聞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厓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羌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卒謫去何以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鞅鞅耳贈君善堪輿家言實荒芙蓉山徙焉豈法故當叶龍祥哉是爲銘銘曰

孰昇倚而伏之孰是踦而復之與其絓於口也寧絓於虜絓於虜猶可禦也絓於口不可詛也

明故奉政大夫涇王府左長史張公合葬墓誌銘

是誌也公葢巳葬者四十五年於兹矣隆慶庚午太學生子含以父教授君卒屬誌於郡人殷大宗伯得請而謂余曰先大父之謂何而不肖何敢不以先父望暐者為先父望君幸追誌之也余若以為世德大誼遠而不

置猶之難已誌焉誌曰公諱齊字宗魯其先定州人元末有高祖敬中者徙歷城敬中生獻舉永樂辛卯鄉試仕南京後府經歷獻生諒郡正術贈僉都御史諒生鼎舉成化乙未進士仕右都御史娶翟氏封恭人成化辛卯十月四日是生公云年十六為弘治丙午屬都御史謫從之彬州歸補郡弟子員舉乙卯鄉試已未卒業大學正德改元都御史為逆瑾所搆又從之獄槖饘愈益謹戊辰遂不就試大宗伯明年恭人卒又明年都御史

卒癸酉乃謁選授金華府同知矣俗故健訟公先繩其枉者片言伏之株逮立遣苟得其情代贖頌繫虛囹實牘餘姚李江者與其叔虎殺父之妾而無毒迹公佯言曰聞此妾尚少安得白髮乎及檢鬒然視之髢也蓋掘他屍以命所毒者衆遂稱神明凡再攝衢州嘗一日傳爰書十三事記委旁午舟車之跡交於兩浙嘗督兩浙會計即會計兩浙自當臺省僉薦賢之丁丑上績進階奉政大夫己卯攝行覲事辛巳宸濠之叛公屯於境上

草萍塞禦馬嘉靖改元滿九載且行過潛見築甬道長竟縣者公爲白臺省罷其役亡何遷涇府左長史涇府實始封王相以下尉卒數千人給廩無常時公至白臺省一旦爲給廩者三年尉卒乃復有固志乙酉十月二十二日公以脾泄卒邸署教授君奉柩歸葬於郡城西四里山祖兆云公娶贈宜人蘇氏陜西按察僉事泰之女弘治庚申年三十二歲先公二十六年卒公誌其壙繼娶封宜人秦氏嘉靖乙巳年六十五歲後公二十年

卒祔於公焉皆以公丁丑上績得稱宜人也公生三男子汝椿即教授君自泰安王府改寧海王府娶壽張郡主女沈氏汝桂太學生娶聽選官洪漢女汝南郡諸生娶某州吏目周洪女二女子長適李時雍次適都指揮彭烈皆蘇宜人出曰暐即子舍曰晥麟遊縣教諭曰晉郡諸生曰曉曰著曰曾曰昱曰旦曰章孫男凡九人矣秦宜人無出曾孫多不次云乃系之銘銘曰

孰是子而父罹而不可捄也孰是守而民罷而不可採

也不宜其親胡宜其民三禩用彰于禹以藏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昭字孟宣其先秉强人洪武初五代祖士賢徙為歷城人曾大父昶大父驥父福公生頎秀美顏辭正德庚午偕計遊京師凡八上嘉靖壬辰領牧定州州畿內都會地雜夷守無良去者公至更約法示誠信及旬而善者安蠹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蜀生阜某者道定遺百金之裝索之塗公曰第往當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

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攜而去乎曰人有棄子公嘗不忍為泣活之我即忍爾孳轉於公之境哉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惟二囚繫焉登上考去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為孔明木牛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公即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蓋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戊戌河決金相寺口

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方㺚為河二洪置且雍漕
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
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
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
是時公實往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祭令水工表
獨以徒四萬搴茭而自蹈橇理揵事徒四萬亦勸赴亟
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為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
數十筭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

時行郡得金紫乗五馬轓馬而母夫人李且卒歸治喪
比禫亦懸車日弦誦吟嘯檢古書文帖泊如若忘其嘗
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同郡邊公
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信何景明亦善公即
雨雪逢人日江湖間客星搢紳至今傳誦之因知孟宣
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與後進薦寵下輩
以是稱厚君子郡中士亦相與愛附公可謂與斯人徒
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絶卒老何足以易此

哉銘曰
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六十樂天今已矣
公安此丘貽後祉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存道新安潜川人也其先曰汪華家績溪
為唐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
者始徙潜川叔敖子若容若思從子若海皆舉進士若
海即嘗為江南經制使勸進康王者也十三世生彥仁

彦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來吳越閒即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屬公早孤鮮兄弟彦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歸視息什倍彦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為行曰計不暇席竒勝者不當如是乎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皆相得轉轂殆百數賈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嘗貸故人胡輔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胡且卒公亟置酒故人子令彊飲食謝不收責且五年矣鬻地於汪循宗人所汝錫宗人則心欲之

若有怏怏移德於公者公謂汝錫今若是進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顧以異日請治垣舍亡何汝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卒解免公齋用既饒耻溝壑有期功之親宗族貧來售田即使田售宅即使居飲食必自祝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於予身公身自為葬者凡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越絏從他縣爭地以訟令殯者纍纍在堂寢而我衰絰就縶逮吾生平不讀相冢一字書也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

氏後與其主捋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客曰以存道之義爾何不令居閭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乃暮夜持金來卻之曰吾往即嘗為商賈之事何至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在大梁為理時所聽杜給事事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明珠行公所公心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謂客曰即吾兒受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不去今且以爾往對簿論殺杜矣是時使公藉令揚比部君名何不可哉乃大梁人愈益稱說公初

公年六十時會病以句曲山人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如昔時然一切不關家事矣乃謂揚公治生者之於養生殊塗哉無論愚者多財為害即賢者稱明積著之理始亦莫不走利如騖乃所樂觀萬貨之情一人操息緡至輻輳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愈衰乎吾幸於前人得修業而息之即擇人任時至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公以嘉靖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配太孺人

方氏如孺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生先公卒一中即比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二人皆太孺人出也銘曰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亦有利于子孫兮

明文林郎四川灌縣知縣周公叔大墓碑銘

公諱奕字叔大本姓劉氏其先寧國人六世祖達一者生政卿始冒今姓政卿生德始以從戍金齒家焉德生

晟晟生玉是為公父至老不識衡量嘗夢白象而詰旦生公公生少不羙長不詎也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弱冠為郡弟子員比有司大張樂送之學宮公獨乃先往郡太守異焉嘉靖戊子與計偕乙未以親老不赴大宗伯頃之而公父果卒戊戌除灌縣令縣瘠土又當威茂二邊餉道公攜二蒼頭之任曳革履一兩耳食無兼味有餽之餌云可化為黄金者公舉以投諸江灌大夫以公無家客甚久飾美女遺之不納也臺檄歲報贖金視多

寡上下其考公曰是使我剥民以稱最何不至哉即有事他邑單騎從之見者以為簿尉矣其天性儉素類如此灌既治改雲南府學教授葢公以母唐老不能就養得請也歸之日有以十贏為公裝者目之乃前所理大辟因某也公遽曰申冤令職也以若所為是市之矣改官改行邪且吾二蒼頭鼓篋自喜十贏安所用之然唐孺人猶未欲詣雲南公時時取給便省矣凡九年門下士嚴公清郭公斗輩彬彬起矣屬當報績京師公曰吾

遂灌為母也遂者歸矣歸者更出乎遂拂衣去先是學官使者太宰吳公簡諸生而授公公之子紿稷與焉屬以雋且既廩而吳公輒遷代者有欲於公而公意不與之紿稷辭既廩矣喬生既廩既用修於公而生亡公則反之也諸生某延公而見其妻公怒罷酒皆謂公古師儒云余惟古語有之唯色毀廉公無家於灌而郤美女與拒諸生之見其妻也物莫有能動者矣今之師儒不稱腐而稱豎其事監司之臨學官者何不至也且人亦

孰不欲其愛子之成功名至今不得隨牒旣廪也戚矣寧中廢業而意不為少假以傷不阿之誼豈不謂古師儒哉母氏之故九年不哀屬堂上績拂衣而去玆與其父老為不赴大宗伯一也功名之會難語天性其然哉汝寧徐使君嘗為余言周真陽賢余視海淅中見真陽在學官中得為公具列之如此公生弘治己酉卒嘉靖丙辰配陳氏子一即紹稷故真陽令寧波府學教授娶王氏女二適張轅馬必昌郡諸生孫男二思惠娶潘氏

思永娶胡氏孫女二適莊東王廓曽孫男一曰歴是為
銘銘曰
懿厥弟子張樂學官嗜音之戒養正于蒙爰及令灌革
履跫然孰其在御二奴比肩投江之餌可為黄金與彼
美女無貳爾心徭無異邑匹馬是將行無改官始節是
裝師儒之求匪修乃承謦髦斯士接跡同升監司孔臨
抗言用違維母之故巳而遄歸真陽世徳永以為儀克
咸厥家有繹其辭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君諱應奎字子徵其先棗强人國初有十四者始徙歴城十四生七七生榮榮生通通生樂樂生强强生四子君其長云始君之以長史功曹掾除壩上倉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客豈以倉令則已甲邪吾猶為之凡以可因分自致耳是役也實單車之壩會計惟謹束㯶較於輿薪執概不爽釜鼓然奉已薄輒取給家廩用諸弟轉轂歲餉之矣居一歲攺小真村巡檢屬有劇賊

阻聚松徐間諸二千石不能禽制則檄君捕之君乃率卒往遇賊輒格鬭俘乃十數輩賊益悉衆拒我君卒不及賊三之一遂為所獲坐君於中直兵在胸句兵在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巳乃從容為陳説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尋解事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為人者績書交最不次遷矣亡何輒棄官歸濟南則長君世卿舉於鄉之歲也君纔年四十八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巳試為吏無畢者去不為吏無少者今何能亡除墉

上倉時相勞語邪歸三歲隆慶改元四月九日終於正寢以生於正德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一歲配姚氏子一人曰世卿娶孟氏女二人一許聘王閎玄一許聘王侍講孫男一人曰勉學女一人未字卜某年月日葬郡城東祖兆次誌曰信乎吏之無畀也壖上之役東亳釜鼓皆朝廷一倉令執槩軍國持平分可自致效畀成尊坐於賊中環視不動茍可安諸郡見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陳說利害使之

自解之為從容君子曰解官之難於解冠也不能坐於賊中而能一朝長往邪奚自致有二也按狀君蓋既棄官歸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身與太公恬焉顧所為諸弟奔走徑賦者不以疲於棄官自誘可謂孝友為政克明大誼者哉結髮諸掾積歲試為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可以為難矣余聞之殷少窜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啓子高焉蓋稱舉德性今觀將仕君之為人所繇來遠矣是為銘銘曰

孰尊是須而畀可踰孰安是嶄而危可羅行之既舒止

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阡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干人也蓋曾大父士誠始遷曲周馬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巖為郡功曹時則生君君為兒時嘗問母郭氏即兒年及母母奚若哉曰是時爾且以虆梩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終日不嬉戲弱冠以貲入為太學生蓋凡事唐山馬健弟畜

渭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即以茹彊仕何國家不可為及被徵詣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疪孅趨以得人情惴惴焉猶日懼以冒於罪罟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非夫色厲而内荏者邪吾即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將仗尺箠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願以其背貫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予即母外孫趙氏者母襁褓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田二百畝趙氏何受

孤乎以余觀於以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貢羽儀矣起而為吏身訣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汙辱哉用居上為右試官又恐比周賔正為姦觸大罪遝及朋友訣佞安可為也念為婞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倖直安可為也是則以茹哉銘曰君子之乇以保其身有孚於哲人兮

明處士龔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為縣官輸租廣川主計吏以

輸者塡委謬署處士牒以捐之遣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賦稅即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乎竟自請輸租也久之又為縣官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中繈相屬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猶為暴藏孰與易之金而槖中裝焉便也逆旅人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豪長者馮甲嘗假處

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即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降之天猶之露食也且馮君不難指囷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乃為具三十斛粟償之馮亦不知為處士粟矣嘗謂諸子非其命求無益於得即當饜糠覈奈何欲啖麥飯亦卒然喪失著覆地上爾不然欶欶仳仳口約腹裁雖一錢捫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愈急其不才子亦已視産稱貸恣紈麗游飲詬笑乃翁纖嗇作苦宛其逝矣即倒

囊入息於子錢家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今里閈咄
然相戒寧極慾於生前耳吾豈嘗不慮及是乎處士侃
侃性尤不喜巫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已則
惰不力穡而徒以禳田哉不已疏乎是為傴嫗跛媪疾
癈之婦以馮身狐祥厲鬼而頻行為祟者庇安能以八
尺軀磬折於前廿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已而操吾
豚蹄斗酒以往哉由是普濟之東巫祝女子凡以其土
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矣處士其先東强人六世祖

諱全者始從章丘焉而成而士達而彦祥而子整而昇昇即處士父也處士生於成化四年三月十二日歿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娶五人子四人孫男九人蕭氏生曇一人曇之子光燦史氏生昆與晶二人昆之子光燿光熠光焰晶之子光炳光煥其晃一人生子曰光炫光煌則又一蕭氏出也其次魏氏賀氏及女二人曾孫男若女十二人不具其所自出焉晶實處士家季子哉所為文章稱博辯君子余弱冠與游甚驩既猶

與光炳光燿處諸生中也其年十月十二日葬處士於蟠虬澗之陽以許邦才所狀示攀龍為之銘銘曰

不啗於人寧聽於神宜爾子孫振振兮

明故許處士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許氏其先東强人也有諱伯成者始徙歷城云伯成生本本生敏敏生瑍是為處士父處士既總角受大戴禮補郡諸生矣則寢疾者數歲瘳而母陳更寢疾則更受素問難經諸方書而母陳疾亦旋已處士雖好數然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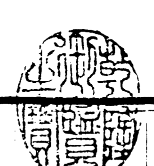
張子和之為人自言時時以其三法者視人無失也每為長史君稱黄老家言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吾用之且四十年而匿迹自隱不敢以其伎成名矣初處士弟鎰家有巫視病者處士實懐利錐往會之至則屬其從弟子女數輩曰何纍纍者腓乎有鎡在此蓋蹣日竟無降者相與辟睨處士也處士乃出其錐謂曰神固當患若此哉不腆魚菽在此其以歸矣不然徒敝鼓也蓋自是諸許氏無復謁巫者處士之力也張孺人宣之女也生

十六年歸處士處士兄弟七人婦皆名家子人人無不自以為視具工乃姑陳則數過處士食徒以為所進必所欲也陳故時時寢疾即加一飯脫然愈即損一飯脫然愈孺人視處士之視母功常居半焉長史君旣調永寧孺人謂曰男子之建功名周旋惟四方何可欲更得如趙州者在爾宇下為善地又何得以我老為解即不行所為嘗爾者豈更憐爾而遂以一蹶巳使甘心我乎及遷令官孺人即又謂長史君在永寧時孰與令官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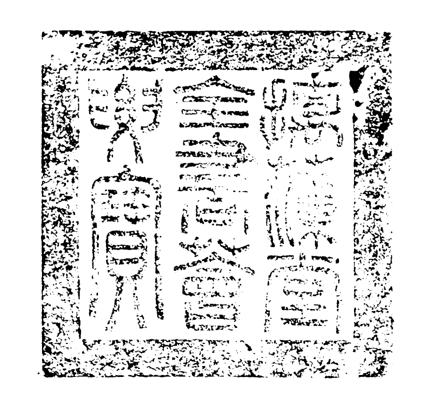
者親責之故者故望之宗族鄉黨遠於萬里又安得以我之故稱便也葢自是長史君益莊而官屬益畏矣至令諸許氏皆謂孺人相夫不於處士或以其母或以其子云余惟處士懐錐事大類西門豹故談笑足以移風俗雖長者為之又使當之永寧時非孺人數語引大體長史君安能慷慨萬里也處士字待時鎡即其名生於成化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以嘉靖七年六月十一日卒孺人少處士三歳六月二十三日生卒以嘉靖二十八

年十一月十九日子一即長史君邦才也孫復郡諸生卜三十九年三月六日城南某村之祖塋改兆葬處士而孺人與合請余銘銘曰

胡既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又胡欲託於四方以周旋弗匿弗章弗蹶弗行子孫振振有懷二人哉



滄溟集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　槐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